



世界畅销儿童文学名著

全译本

金银岛

JIN YIN DAO

- [英] 史蒂文森 著
- 佟 静 译
- 薛 瑾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畅销儿童文学名著

金银岛

JIN YIN DAO

◎ [英] 史蒂文森 著

◎ 佟 静 译

◎ 薛 瑾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英)史蒂文森(Stevenson, R. L.)
著;佟静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6

(世界畅销儿童文学名著)

ISBN 978-7-5007-8612-2

I. 金… II. ①史…②佟… III. 长篇小
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67722号

JIN YIN DAO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赵恒峰

特邀编辑:徐寒梅

封面绘画:太阳娃工作室

责任编辑:陈博

装帧设计:缪惟 潘宏伟

责任校对:沈俊成

责任印务:金文涛

社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总编室:010-64035735 传真:010-64012262

发行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g.com.cn

E-mail: zbs@ccpg.com.cn

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张:7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字数:15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978-7-5007-8612-2 / I · 924

定价:14.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探宝小说的先河

《金银岛》问世已有一百多年了，然而其艺术魅力却经久不衰，至今仍深受世界读者的喜爱。作者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年—1894年）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和诗人。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从小爱好文学，富于幻想。成年后，他放弃了律师职业，专门从事写作。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杂文和随笔，如《内河航程》、《驴背上的旅行》等。1883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金银岛》，从此声名鹊起，享誉文坛。此后，史蒂文森为了养病，到各国漫游。长期的漫游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使他得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他先后写出了《新天方夜谭》、《绑架》、《卡特琳娜》、《化身博士》、《岛上夜谈》等名著。他的最后几年是在太平洋的萨摩亚岛上度过的，并和那里的土著居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894年，萨摩亚人发生内江，史蒂文森极为痛心，突然中风，与世长辞，



年仅44岁。

《金银岛》是史蒂文森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据说这是因他偶然看到一张海岛图而触发灵感，完全凭借虚构而写成的。小说通过少年吉姆·霍金斯的经历，讲述了一个惊险曲折的冒险故事。为了夺取老海盗弗林特藏在金银岛上的财宝，以乡绅特里劳尼和斯莫利特船长为代表的正面人物与以西尔弗为首的海盗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经过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吉姆他们最终获得了财宝。

虽然作者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安排了书中人物的命运，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所推崇和颂扬的勇敢、正直和忠实，永远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些都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机智勇敢的小吉姆、正直善良的利夫西大夫、知错必改的特里劳尼老爷、足智多谋的斯莫利特船长，以及着墨不多的老仆人汤姆、当地人本·冈恩，全都有血有肉，可亲可爱。读者们无不为他们之间同甘共苦、真诚友爱的情谊所感动，为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而折服。另一方面，作者又着力刻画了一位阴险毒辣的海盗西尔弗的形象。他诡计多端，善于伪装自己，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对金钱的贪婪使他变成了一个恶魔，这样的人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存在。“酒和魔鬼让别人送了命”，这恐怕是作者想告诫世人的警句吧。

《金银岛》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情节曲折，悬念迭



起，使读者读起来如身临其境。而且，本书开创了探宝小说的先河，并成为此类作品的经典。

《金银岛》一书各种文字的译本风行全球，中译本也已经有若干版本，此次重译，译者能力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教。

目录

contents



JINYINDAO

1

探宝小说的先河 1

第一部 老海盜 1

1. “本卜舰队司令”旅店的老水手 1

2. 神秘的黑狗 8

3. 黑条子 15

4. 水手箱子 22

5. 瞎子的下场 28

6. 船长的文件 33

第二部 船上的厨子 40

7. 我去布里斯托尔 40

8. “望远镜”客栈 47

9. 弹药和武器 52

10. 航行 59

11.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的 65

12. 军事会议 72

第三部 我的岸上历险 78

13. 我如何开始的岸上历险 78

14. 第一次凶杀 84

15. 岛中人 89

第四部 木寨 97

16. 大夫的叙述：弃船的经过 97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JINYINDAO

- 103 17. 大夫的叙述：单座艇的最后一程
- 107 18. 大夫的叙述：第一天的战果
- 113 19. 吉姆的叙述：木寨守卫者
- 119 20. 西尔弗的出使
- 125 21. 袭 击
- 132 第五部 我的海上历险
- 132 22. 我如何开始的海上历险
- 138 23. 退 潮
- 142 24. 木舟漂流
- 147 25. 我降下了骷髅旗
- 152 26. 伊斯雷尔·汉兹
- 161 27. “八个里亚尔”
- 167 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
- 167 28. 身陷敌营
- 175 29. 又是黑条子
- 183 30. 假 释
- 191 31. 寻宝——弗林特的指针
- 198 32. 寻宝——林中的呼声
- 204 33. 匪首的失败
- 212 结 局



第一部

老海盜



1 “本卜舰队司令”旅店的老水手

特里劳尼老爷、利夫西大夫和其他几位先生都要求我把关于金银岛的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写下来。不过这个岛的方位不能暴露，因为那儿还有尚未挖掘出来的宝藏。于是我提起笔，时间追溯到公元一七××年，那个肤色棕黑、面带伤疤的老水手，第一次到我父亲开的“本卜舰队司令”旅店投宿的时候。

我对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踏进旅店大门，身后还有个脚夫推着一辆装有水手行李箱的手推车。老水手身材高大粗壮，赤褐色的皮肤，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外套，头上涂了柏油的辫子垂在肩上。他的手非常粗糙、疤痕累累，污黑的指甲缺损断裂。他的面颊上有一道肮脏的刀疤，闪着青白色的亮光。他吹着口哨环视着小海湾，突然扯开嗓门唱起了古老的水手之歌，那首歌他后来经常唱：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①！

这高亢苍老的颤音像是在推动船上的绞盘棒时所唱的。歌声抑扬顿挫，时断时续。接着，他用手里的一根粗重的木棍敲了敲门，粗声粗气地向我父亲要了一杯朗姆酒。酒拿来后，他像个行家似的细啜慢饮，品着滋味，然后打量着海边的峭壁和旅店的招牌。



^① 朗姆酒：一种用甘蔗汁榨制的甜酒。



“这儿倒是个挺便利的小港湾，”他终于开口说道，“小酒馆开在这儿挺不赖，生意好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生意清淡，客人少得可怜，真是越来越糟。

“好吧，”他说，“我就住这儿。嘿，你！伙计。”他冲着脚夫喊道，“就放在这儿，把我的箱子搬下来，我要在这儿住几天。”接着，他又对父亲说：“我是个不讲究的人，有朗姆酒、咸肉和鸡蛋吃就行了，再说站在那边山上还看得见过往船只。你问我怎么称呼？就叫我船长得了。哦，我知道你们指望什么，喏，”他往门槛上扔下三四个金币，“钱不够时再说。”他说话时的样子简直像个凶狠的长官。

说实话，虽然他衣衫破烂，语言粗俗，却不像个普通水手。他那样子倒像个大副或是船长，惯于发号施令，动手打人。据那个脚夫说，邮车头天早晨把这位船长载到“圣乔治”旅馆后，他便打听沿岸还有哪些小旅店，听说我们的店名声还好，又清静，才选中这儿住下。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有关船长的全部情况了。

他这个人惯于沉默，整天挂着一副黄铜望远镜在小港湾或悬崖上游荡。整个晚上他都坐在大厅中靠近炉火的角落里，拼命地喝加水的朗姆酒。别人跟他说话，他也不爱搭理，却动辄就恶狠狠地瞪着眼睛，鼻子里喷着气，粗重而响亮。我们全家和酒馆里来往的客人对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他每天闲逛回来都要问一问有没有水手从此经过。起初，我们以为他这么问是想找个同行做伴儿，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要尽量回避他们。每当有水手到“本卜舰队司令”投宿（这里不时有水手到来，他们是沿着海岸大路到布里斯托尔去的），他总要在进大厅之前隔着门帘仔细瞧瞧那个人。凡有这种人



在场，他准安静得像只老鼠。不过这事至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秘密，因为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儿，许诺说只要我留心一个“独腿水手”，并在此人出现时告诉他，就在每月一日给我一枚四便士^①的银币，所以，我和他一样，对这事特别留心。可每到临近月初，我向他索要那点钱时，他的鼻孔却只是朝着我喷气，瞪着眼睛把我吓回去。但是不出一个星期，他肯定又会改变主意，把那四便士给我，并再次叮嘱我警惕那个“独腿水手”。

那个独腿水手是怎样令我做噩梦，不说你也想得出来。在暴风雨之夜，当狂风撕扯着屋顶，巨浪拍打着海岸涌上悬崖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关于那个人的各种形象，做出各种凶狠的表情。有时他的腿是齐膝切断；有时又是从大腿根断掉；有时他生来就是只有一条腿的怪物，那条腿长在他身子的正中央。在所有的噩梦中，最可怕的是他蹦蹦跳跳地越过树丛沟坎追赶我。为了每月挣到那四便士，我就在这些恐怖的幻觉中度过，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

虽然我一想到独腿水手就害怕，但对于船长，我并不像别人那么怕他。有时他在晚上喝多了加水的朗姆酒，便坐在那儿无所顾忌地唱他那古老、邪恶而狂野的水手之歌；有时他请所有的人喝酒，强迫瑟瑟发抖的客人听他讲故事，或者跟着他合唱。我经常听见整座房子被“哟——嗨——嗨，来瓶朗姆酒”的歌声震得摇摇晃晃。邻居们为了保命，全都战战兢兢地参加合唱，而且声音一个高过一个，以免挨船长的骂。因为在这节骨眼上，他是最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会用手猛拍桌子喝令全体肃静，也会为某个提问勃然大怒，

^① 便士：英国货币单位。



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又会认为客人没有认真听他的故事。总之，在他喝得酩酊大醉、踉踉跄跄地上床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旅店。

船长所讲的故事足以把人吓死。那可真是些可怕的事情，什么吊死鬼、走跷板、海上的风暴，还有名叫干托图格斯的珊瑚礁以及西班牙海面上的种种狂暴行为，都十分凶险。从他的叙述来看，他一定是同海上最穷凶极恶的人打过交道，而他讲述故事所用的语言也和他所描述的罪行一样震惊了我们这些淳朴的乡下人。我父亲常说旅店快要完蛋了，因为人们不愿意到这里来忍受折磨和压制，被吓得浑身颤抖地钻进被窝。不过我倒相信他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虽说人们起初觉得很可怕，但细想起来又觉得有趣。这对平静的乡村生活来说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兴奋剂。有一群小伙子常来凑趣，他们假装很敬佩他，称他为“真正的水手”、“老牌海员”，还说正是这样的好汉才使得英国能够称霸海上。

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确实有毁掉我们的可能。因为他在这儿一星期一星期地住下去，后来竟一个月一个月地住，他给的那点钱早就花光了，我父亲却不敢向他再提钱的事。一旦父亲向他要钱，他的鼻孔便开始喷气，声音之大，简直像在咆哮，我可怜的父亲只好在他的怒视之下退出房门。我见过父亲在遭到拒绝后狠狠地绞拧自己的手。我敢肯定，正是由于时刻为忧虑、恐惧所困扰，才使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里，船长从未换过装束，只从小贩那里买了几双袜子。他的帽子有一边的卷边折了，从此他就让它耷拉着，即使刮风时很不方便也不在乎。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样子，他在楼上的房间里把它补了又补，到最后终于只剩下补丁了。他从



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信，除了邻居之外，他和谁也不说话，即使是和他们讲话，也往往是在喝多了朗姆酒时。那只巨大的行李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过一次钉子，那是在我父亲病情日益恶化、不可医治的时候。一天傍晚，利夫西大夫来看病人，他在我母亲那儿吃了点儿晚餐，就走进大厅，抽着烟等他的马从村里过来，因为我们的酒馆没有马厩。我跟着他走进去，看到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一边是整洁、精神的医生，假发上的扑粉洁白如雪，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另一边则是无拘无束的乡下人，尤其是我们那位肮脏粗笨、醉眼朦胧、衣衫褴褛的海盗，和医生真是天壤之别。他早已喝了不少酒，趴在桌子上。突然，他——就是那位船长，又开始放声唱起他那首永远唱个没完的歌来：

十五个人躺在死人箱上——
哟——嗨——嗨，来瓶朗姆酒！
酒和魔鬼让别人送了命——
哟——嗨——嗨，来瓶朗姆酒！

起初，我猜想“死人箱”和他放在前屋楼上的大箱子是一码事，在噩梦里，这个想法一直和那个独腿水手混在一起。此时我们对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了。那天晚上只有利夫西大夫是第一次听到它，我发现他对这首歌没什么好感，因为他生气地抬眼望了一会儿，又继续和园丁老泰勒谈论一种治疗风湿的新药方。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对自己的歌来了兴致，终于用手拍打起面前的桌子，我们



都明白这意味着安静。所有的说话声立刻停了下来，除了利夫西大夫的声音。他一如既往，清晰、和善地讲着话，每说一两句就轻快地吸一下烟斗。船长瞪了医生一会儿，又用手拍着桌子，更加凶狠地瞪起眼，最后终于用难听的脏话骂道：“住嘴，可别找揍！”

“你是在说我吗？先生？”大夫问。那船长又用脏话告诉他是的。“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先生，”大夫答道，“如果你继续这么喝酒的话，世上很快就会少一个最下流的恶棍了！”

那老家伙怒不可遏，一下子跳起来，拔出一把水手折刀，打开来在手上掂着，威胁要把大夫钉到墙上。

大夫坐着没动，回过头对那恶棍说话，口气还和以前一样，不过嗓门提高了，好让全屋的人都听见。他的态度沉着而坚定：

“要是你不马上把刀子装进口袋，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你会在下次巡回审判中上绞架。”

接着，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很快船长服输了。他收起凶器，坐回原来的座位，像条挨打的狗似的嘟嘟囔囔。

“现在，先生，”大夫继续说，“由于我知道了我的辖区里还有你这么个家伙，你得留神，我会日夜监督你。我不仅是个医生，还是地方法官。如果我得知一点儿不利于你的控告，哪怕是像今晚这样的无礼行为，我都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逮捕归案，逐出本地。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很快，利夫西大夫的马牵到了门口，他骑马离开了客店。船长当晚安静了下来，以后的许多天晚上他都没敢吭声。



2

神秘的黑狗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桩怪事，它和以后的一连串神秘事件使我们最终摆脱了船长。不过你会看到，他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那是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朔风呼啸，滴水成冰。我可怜的父亲显然活不到春天了。随着他日渐衰弱，旅店里的事情全靠母亲和我张罗，整天忙忙碌碌，也就无暇顾及我们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客人了。

一天清晨，寒风刺骨，小海港覆盖了一层灰白的盐霜，细浪轻拍着岸边的岩石。太阳还很低，刚刚露出山顶，照耀着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向海滩走去。他的弯刀在旧蓝外套宽大的衣襟下荡来荡去，胳膊底下夹着黄铜望远镜，帽子歪向脑后。他迈着大步，呼出的哈气在身后留下一道白烟。他拐过大岩石的时候，我还最后听见他愤怒、响亮地哼了一声，似乎还在对利夫西大夫耿耿于怀。

母亲在楼上陪着父亲，我正在摆桌子，预备船长回来吃早饭。这时，大厅的门开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脸色苍白而油腻，令人恶心的家伙，左手缺了两个手指头。虽然他佩着弯刀，却不大像个勇猛善战的人。我一直在注意观察过往的水手，无论是一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可这个人却让我迷惑不解。虽说他也有点海员味道，但却不像个水手。



我问他要点儿什么，他说要朗姆酒。可正当我要去拿酒时，他却是一张桌旁坐下来，招呼我走近点儿。我在原地站住了，手里拿着餐巾。

“到这儿来，小家伙，”他说，“靠近点儿。”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桌子是为我那比尔伙伴预备的吗？”他斜着眼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伙伴比尔，这张桌子是给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预备的，大伙儿都管他叫船长。

“好吧，”他说，“不管怎么说，比尔也完全称得上船长。他脸上的一侧有道伤疤，人挺讨人喜欢，尤其是喝酒的时候，我的比尔就是这样。我跟你说明白点儿，你们的船长脸上一边儿有伤疤——要是你愿意，我再说明白点儿，是在右脸上。哈，好啦！我都告诉你啦。那，比尔住在这儿吗？”

我说他出去散步了。

“哪条道，小家伙！他是从哪条道走的？”

我指指外面的大岩石，告诉他船长大概从哪条路回来，估计还要多久，又回答了几个其他问题。“啊哈，”他说，“这对比尔来说可跟酒一样棒。”

他说这些话时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不愉快。我不由得想，这个陌生人一定是搞错了，不过，我想这不关自己的事，再说也不知该怎么办。陌生人在旅店的门里面遛来遛去，像猫伺捕老鼠一样不时窥视着那个拐角。有一回我走到大路上，他立刻叫我回来，由于我没像他想的那样很快回来，他那油腻的脸上便立即现出狰狞的表情，骂了一句差点让我蹦起来的脏话，命令我进去。我一回到屋里，他马上又恢复了原先那种半是讨好、半是嘲讽的态度。他拍着